

梁氏伤寒论注

梁邦楨 编著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北 京·

梁氏傷寒論注

公復呂炳奎



内 容 提 要

《伤寒论注》是中医梁邦祯穷数十年之精力,遵医圣张仲景之遗训,在《黄帝内经》等前人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解释《伤寒论》,传承岐黄之道,今古一体指导临床应用发扬光大中医学术。

责任编辑:范晓芳

封面设计:山水美源

正文设计:吴少祯

责任校对:冯 静

责任印制:王 沛

吕 序

梁邦祯学友,穷数十年之精力,遵医圣张仲景之遗训,在《黄帝内经》等前人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解释《伤寒论》,成书《梁氏伤寒论注》,传承岐黄之道,发扬光大中医学术,今古一体,道通于一,理清门户各派概论之争。由病因病机治疗用药,由复杂的信息形成系统的规律,指导临床应用,我相信定能达到随心所欲的防病治病效果,为中医医学的发展,为人类健康服务于未来。

八七叟 吕炳奎
千禧龙年元旦

自序

汉末张仲景,在继承神农、黄帝等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著述《伤寒论》,阐明人类医学一方面的真理,传承岐黄之道的业绩。所以后世把《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合称中医四大经典,尊张仲景为医圣。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正确理解《伤寒论》,继承宏扬岐黄之道,医道昌明,中医学就会体现其无与伦比的形象,为人类医学,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伟大的贡献。

中医之道,岐黄之道,岐黄宣明大道,创立人类医学光辉大业,张仲景传承岐黄之道,发扬光大,我们应接过仲景先师的接力棒,一脉相承,健康发展,中医学就会有灿烂的未来。

本书正本清源,以岐黄之道解释《伤寒论》,传承张仲景的业绩,一一辨明各种疾病,病变之间,千丝万缕,复杂的纠葛关系的一般规律的无穷渊数。岐黄之道昭明天下,中、西医的界限,中医的门户歧见自然消失。

《伤寒论》是张仲景以岐黄之道为理论基础,在哲学的指导下,绎述病邪侵犯人体产生的气质性病变,从起病以至死亡的整个病变过程的病理解剖。举例三百九十七,提示整个病变过程的病理意向规律,以及有关的复杂因素,启迪理解辨识变化无穷的病理环节。立方一百一十三,提示因应变化应对整个病变过程的一般治疗法则、用药意向规律。

《伤寒论》是张仲景把《黄帝内经》的理论运用于临床的专著。《伤寒论》的理论,针对的是病邪导致的气质性病变的诊断和治疗,以为只是经气的病,所以以六经为提纲,诊断明确,疗效显著。脏器实质性疾病,《伤寒论》没有讨论,本书明确辨析。用《伤寒论》的

理论,诊断、治疗器官实质性疾病,是严重的谬误,似是而非,混沌沌沌。脏器实质性病变,《黄帝内经》明确论述,诊断治疗,以《黄帝内经》为基础。

六经、八纲是哲学的概念,不是生理、病理的概念,本书辨明其含义。伤寒、中风、风温、温病、痞、结胸、黄疸、脏厥、蛔厥……都是《伤寒论》里面一个病变环节的概念,本书一一辨明每一个概念的含义以及其间的瓜葛关系,务使明确指导临床实践。孟子说:“余非好辩,不得已也。”众口嗷嗷,人们怎样评论,不得而知。

虽然,圣人之道,窈窈冥冥、昏昏默默,鄙人凡庸浅陋,岂能参悟其万一。孔圣人说:“大道之行也,譬如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窃惧有乖圣人本意,一丝讹谬,获罪冥冥,贻害无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历三数十年始成此书,致力中医大业,传承岐黄之道,敢不竭尽心力,鞠躬尽瘁,是为序。梁邦祯撰。

本书的出版,弟子陈玉周大力资助。

目 录

一、《伤寒论》序	(1)
二、《伤寒论》的价值	(4)
三、伤寒	(6)
四、六经	(7)
五、《伤寒论》的病理解剖	(9)
六、治疗	(13)
七、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上)	(16)
八、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中)	(38)
九、辨太阳病脉证并治 (下)	(96)
十、辨阳明病脉证并治	(130)
十一、辨少阳病脉证并治	(172)
十二、辨太阴病脉证并治	(177)
十三、辨少阴病脉证并治	(183)
十四、辨厥阴病脉证并治	(208)
十五、辨霍乱病脉证并治	(235)
十六、辨阴阳易差后劳复病脉证并治	(243)
十七、病例提示	(249)

一、《伤寒论》序

论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卒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赍百年之寿命，持至贵之重器，委付凡医，恣其所措，咄嗟呜呼，厥身已毙，神明消灭，变为异物，幽潜重泉，徒为啼泣，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惜其命，若是轻生，彼何荣世之云哉。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己，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惓若游魂，哀乎。趋势之士，驰竞浮华，不固根本，忘躯殉物，危若冰谷，至于是也。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虽未能尽愈诸疾，庶可以见病知源，若能寻余所集，思过半矣。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禀五常，以有五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下此以往，未之闻也。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孔子云，生而知之者上，学则亚之，多闻博

识,知之次也,余宿尚方术,请事斯语。汉长沙大守南阳张机著。

【解释】

序论说:我每次阅读秦越人讲虢国诊治疾病的记载,望齐侯的气色,没有一次不感慨叹息他的才识学问和医道的精湛。奇怪的是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文化知识的人,都没有留意医学的研究,精研方药的艺术。上可以治疗君王父母的疾病,下可以解救贫苦人的疾厄,中可以保养自身而长久平安,来养护自己的性命。而只顾竞相追逐荣华权势,企望踏上豪门权贵的势位,一刻不放松地倾注全力,只是为着名利而奔劳,着重讲究微末的名利,忽视忘弃性命的根本,外表华丽而内里已经憔悴,皮都不存在(生命都没有了),皮毛安放到哪里去(名利还有什么用)?

突然遭到邪风之气的侵袭,患了严重的疾病,灾祸降临身上,才感到恐惧,降低志气委屈气节,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巫医的咒语上,没有什么作用而死去,缚住双手而接受失败,拿百年的寿命,拎着最贵重的东西,付托给不学无术的医生,任由他去摆布,唉呀多么可悲,身体厥冷而死,精神知觉消灭,变为另一种东西,到幽深的黄泉,哭泣也是白费,令人悲痛呀。世上的人都昏昏迷迷,不能觉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看轻性命达到这样的程度,荣华权势对一个人来说又有什么用呢。进一步来说不能爱人知人,退一步又不能爱自身知自己。遇到疾病的灾祸降临,身家性命处在危险的境地,还是迷迷糊糊,愚蠢似游走的魂魄,多么悲哀。生活在世上的有知识学问的人,竞相羡慕物欲的外表华丽,不顾生命的根本,忘记躯体而为物欲殉葬,危险如同在冰川的谷底,至于这样的程度。

我的宗族素来人数很多,一向有二百多人,建安年代以来,还没有十年,其间死亡的,已经三分有二,死于伤寒的占了十分之七,感慨过去的丧亡,哀伤横夭而没有能力解救。所以才勤奋搜求自古以来的医学科学成果。广泛搜集众多的药方,综合《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产药录》,并平脉辨证,著《伤寒

杂病》论,共十六卷,虽然还不能把所有的病都治好,至少在遇到疾病的时候就会知道病源,如果能够参合我的著述,思考问题就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可靠性。应该明白,天存在五行,以运化万物,人由于五行运化的感应而化生五脏,经络、府、俞、阴、阳的交会贯通,玄奥蕴晦幽深精微,其中的变化非常难于理解。自然不是才识高深思维敏睿的人,是不能理解探索明白医学的根本原理的。

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代有公乘阳庆以及仓公。从此以后,就没有听说过有这样高明的医生了。

察看今天的医生,不是想方设法研究继承医学经典的科学原理,用来指导自己的知识去临床实践,而是各人继承家传的技艺,始终按照家传的老一套方法诊视疾病,完全依赖病人口头提供的病状,与病人相对不一会就处方用药,按寸脉不参合尺脉,诊手的脉而不结合足部的脉,人迎脉、趺阳脉,三部不相参合;呼吸定息算上去,脉跳动的次数不够五十次,短时间的病情还不能决断,九候的脉没有一点印象。明堂、厥症,全不审察,古人所说的以管窥天罢了,如果要辨别病人的死或生,那就更加困难了。

孔子说,与生俱来的天才第一,勤奋努力然后获得知识第二,见多然后识广,这样的学问又次一等,我平素喜欢研究医药学术,现在请允许我就医药的事发表我的见解。

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著。

二、《伤寒论》的价值

《伤寒论》是张仲景在继承前人医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借助哲学的手段,描绘病邪侵犯人体导致气质性病变的一般规律的病理解剖,治疗的一般规律及用药意向的专著。五脏热病(心、肝、脾、肺、肾)、痈疽疮疡(肝病、肺病、心病、脾病、肾病、肠病、乳病、乳蛾……)等实质性器官病变,不在讨论范围。

《伤寒论》序:“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短期未知决诊,九侯曾无仿佛,明堂厥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今摘录经言数则以求探索《伤寒论》的哲理渊源。

“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阴阳应象大论》)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疒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不知其解,愿闻其说。”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故使人快栗而不能食,命曰寒热……。”帝曰:“善”。(《风论》)

黄帝问曰:“余闻风者,百病之长也,以针治之奈何。”岐伯曰:“风从外入,令人振寒头痛,身重恶寒,治在风府。”(《骨空论》)

黄帝问曰:“余闻缪刺,未得其意,何谓缪刺。”岐伯对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经脉,内连五脏,散于肠胃,阴阳俱盛,五脏乃伤,此邪之从皮毛而入,极于五脏之次也,如此则治其经焉。今邪客于皮毛,入舍于孙络,留而不去,闭塞不通,不得入于经,流

溢于大络而生奇病也……。”(《缪刺论》)

帝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入则抵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经脉……，邪气淫佚，不可胜论。”(《百病始生论》)

由此理解、体会《伤寒论》绎述的病变，以及同各种疾病、病变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刻理解认识《伤寒论》的客观意义。

三、伤 寒

经曰：“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五十八难曰：“伤寒有几，其脉有变否。然，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所以《伤寒论》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总的概念，天经地义。

《伤寒论》里面的伤寒这一概念，是《难经》伤寒有五中的伤寒，与中风、温病、风温、结胸、痞、湿温、热病……等，同样是伤寒病变过程中的一个病理概念，而病源同样是风邪，经曰：“风者，百病之长也。”非常明白。仲景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经曰：“新沐首中风，名曰首风。”

多少年来，《伤寒论》的解释误入歧途，从字面上索解，伤寒为寒邪所中，中风为风邪，温病为温邪……，这些非常简单，不应该出现的谬误的产生，加上温病学的派生，如癌肿毒瘤，破坏了中医学的健康成长，使中医学的乱子越闹越大，吃尽苦头。临床实践中，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蛛丝马迹的存在，与西医也没有发现任何一点相应的信息。

四、六 经

一切自然科学,都在哲学的指导之下。哲学起源于自然,本源就是自然界的物质。六经本身是哲学的概念,不是医学的概念。我们的祖先,假借以认识推理人体生理病理活动。《易经》系辞上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迹,而拟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二之故六,六者非他也,兼三才之道也。”“昔者圣人之作易,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由此可知,六是自然之数,本身不再包含什么意义,人把它用到那一方面去,才具有那一方面的含义。自然由于哲学的基础存在于自然,所以必然的与具体事物有着微妙的影射感应联系,却不能划上等号。我们的祖先借以推理认识玄妙奥秘的人体生命,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的一般规律。经曰:“呜呼远哉,天之道也,如仰浮云,若视深渊,视深渊尚可测,仰浮云莫知其极。”“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验于己,于是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

《内经》“阴阳离合论”进一步明确论述了哲学、自然、六经和人体生理、六经的原理、病理的含义。黄帝曰:“余闻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为一岁,人亦应之,今三阴三阳不应阴阳者何也。”岐伯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天覆地载,万物化生,未出地者,命曰阴处,名曰阴中之阴,其出地者,命曰阴中之阳,

阳予之正,阴为之主。故生因春,长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则天地四塞。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帝曰:“愿闻三阴三阳之离合也。”岐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太冲之地,名曰少阴。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于命门,名曰阴中之阳。中身而上,名曰广明,广明之下,名曰太阴,太阴之前,名曰阳明,阳明根起于厉兑,名曰阴中之阳。厥阴之表,名曰少阳,少阳根起于窍阴,名曰阴中之少阳。是故三阳之离合也,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三经者,不得相失也,博而勿浮,命曰一阳。”帝曰:“愿闻三阴。”岐伯曰:“外者为阳,内者为阴,然则中为阴,其冲在下,名曰少阴。太阴根起于隐白,名曰阴中之阴。太阴之后名曰少阴,少阴根起于涌泉,名曰阴中之少阴。少阴之前名曰厥阴,厥阴根起于大敦,阴之绝阳,名曰阴之绝阴。是故三阴之离合也,太阴为开,厥阴为阖,少阴为枢。三阴者,不得相失也,博而忽沉,命曰一阴,阴阳嚮嚮、积传为一周,气里形表,以为相成也。”说明六经不是人体所固有,有一定的疆域界线可寻找,尽管人体自然存在一种相通应的关系、信息,却绝不能等同而划上等号,只是哲学的意义上的标记性的分划,六经形气环转不息,如环之无端,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见 294 页图)。

经、气、形、质、器……,各种概念的含义及相互间的纠葛,既紧密联系,又各自有本身的特殊性,六经就是六经,比如阿拉伯字的数目字,本身并不代表什么,而是以人的需要来确定定义的,如六艺、六律、六书、六气、六甲等等。

五、《伤寒论》的病理解剖

在继承前人医学科学成就的基础上,通过临床实践的反复验证,吸收西医有益的素材,目前可知外感性病变,既有气质性的,也有实质性的。《伤寒论》所论只是气质性病变,五脏热病,各种器质性病变,不予论述,务使各种病变之间的关系,脉络清晰。

张仲景以哲学为先导,以六经为航标,给予病邪侵犯人体,导致的气质性病变的病理解剖,从起病以至死亡的整个病变过程所作的病理解剖。六经的主要意义是航标性的,指示性的,不是实质,合则为一,分则为六,演变为十二……。在茫茫渊薮的变化中,按区域的意义插上一定的标记,使利于演绎认记,虽然人体生理病理与之有着一定影射信息的联系,而绝不能等同,需要深刻认识其中的玄妙关系,不能刻板的一成不变,只要明辨疾病的病理变化,自然有经也可,无经也可。

黄帝问曰:“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疒风,或为偏枯,或为风也,其病各异,其名不同,或内至五脏六腑,不知其解,愿闻其说。”岐伯对曰:“风气藏于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腠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也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肉,使人怵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风气与阳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焉,至有风气也。”(《风论》)“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至于其淫佚,不可胜数。”帝曰:“余固不能数,故问先师,愿卒闻其道。”岐伯曰:“……。其中于虚邪也,因于天时,与其身形,参以虚实,大病乃成……。是故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皮肤缓则腠理开,开则邪从毛发入,人则抵

深,深则毛发立,毛发立则淅然,故皮肤痛,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经脉……,邪气淫佚、不可胜论。”(《百病始生论》)这些都综述邪风导致的气质性病变,《伤寒论》所论属于这一范畴,张仲景先师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演绎这一范畴内的病变规律和治疗用药规律,而《刺热篇》所论五脏热病之类的器质性病变,不在《伤寒论》讨论的范畴。

帝曰:“善,论言热无犯热,寒无犯寒,余欲不远热,不远寒奈何。”岐伯曰:“悉乎哉问也,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帝曰:“不发不攻而犯寒犯热何如。”岐伯曰:“寒热内贼,其病益甚。”曰:“愿闻无病者何如。”岐伯曰:“无者生之,有者甚之。”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远热则热至,不远寒则寒至。寒至则坚、痞、腹满、痛、急、下利之病生矣。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痛、疽、疮、疡、瘡、郁、注下、溺、癰、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泌之病生矣。”《伤寒论》在继承《内经》成就的基础上演绎误治导致的病变渊藪。

老子训海道:“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伤寒论》的六经就是《内经》的六经,各经病变辨识要点,症状,主要依据,原则上是一致的。经曰:“伤寒一日,太阳受之,故头项痛而腰脊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而鼻干不得卧也。三日,少阳受之,少阳主胆,其脉循胁络于耳,故胸胁痛而耳聋。三阳经络皆受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而已。四日太阴受之,太阴脉布胃中络于嗌,故腹满而嗌干。五日少阴受之,少阴脉贯肾络于肺,系舌本,故口燥,舌干而渴,六日厥阴受之,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故烦满而囊缩。三阴三阳五脏六腑皆受病,荣卫不行,五脏不通则死矣。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病衰,头痛少愈。八日阳明病衰,身热少愈。九日少阳病衰,耳聋微闻。十日太阴病衰,腹减如故。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缩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日衰已矣。”而这